

易

內

傳

易內傳卷之六

下經

蹇

三三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建不拔之基必占地利尤必得大才行正道惟大才始能經大業惟正道始可仗大義東北為冬春之交初陽解凍而山高凝陰方深故艮遇坎為蹇西南為夏秋之交坤土長養萬物順成故坤值離為晉而出蹇者必去東北而趨西南也 強弱無定情險易亦無定勢西南東北固非泥定其方也在識時務者審之耳光武屯河內徇河北是即東漢之西南也秦王勸高祖早入咸陽不必還守大原是即唐之西南

也。若周平棄鎬京而居洛，宋高捨建業而處杭，豈非自處東北而坐失其利乎？屯師蹇皆戡亂之卦，並尚貞者，仁義為威天下之本也。師用夫人，蹇利大人者，濟時必資命世之才也。居易俟命之謂西南行險，徼幸之謂東北。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則責任無可謝，而目前之機會尚未可乘。此時決策甚難，而相機必審。惟明哲者能見之也。見險

者深明禍亂之機也。輕躁之徒急功喜事，冒昧一逞，總由不識時勢耳。得中豈必得天下之中。觀當時之形勢而扼其樞，不為奸雄所竊，則勝算在我矣。王者之審時勢而宅中，亦猶君子之隨時以處中也。得中曰往，然未嘗不妙於止。如沛公初入關中，封府庫以待項羽，往而有止之用。其據漢中，燒絕棧道，以圖進取，又以止為往之用也。故惟能止者能往。上節曰止，下節曰往，機未至不敢先止，其所當止，所以觀變而俟時，勢所在不敢後往，其所當往，所以制變而握要。知濟蹇之用，則知止所以為往地也。往而得中，而又輔之以元者，行之以仁義，則其往無弗善矣。斯為濟蹇之妙用，故曰蹇之時用大。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泉出山下源靜深而勢順故為蒙水在山上流衝激而勢逆故為蹇君子處蹇以為必先立身於至順然後可以正世之逆修乾之易所以知險修坤之簡所以知阻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唐陸贄值朱滔之亂教德宗下詔罪己得反身之義矣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象傳利往而爻每言往蹇者三四六不宜獨往而初地淺不宜輕往也不然苟安自全於時事奚裨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係以王臣者明不可委之責也。以天下之蹇而一身任之，竭力求濟，有死無二。必如此始無愧。王臣身家念重者，不前富貴，情深者多詭，即功名志熱者亦弗誠。二之匪躬，則惟知有宗社蒼生，而三者俱不足以累其心。晉祖士雅，宋宗汝霖，其庶幾焉。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濟蹇專任己不可。故諸爻言來反來連來碩五亦曰朋來。專任剛不可。故三宜反就二陰。專任柔不可。故四宜連三。而上宜就五。天下事所以致敗壞者，都由人事偏枯執拗。各懷自為之私。若剛柔相濟，彼此協加。上下同心，何事不可濟。何難不可平。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者傾心相屬。唐許遠謂張巡曰。君才十倍。非遠之比。由是帷幄之謀。一資於巡。四之連三類此。器識浮淺之人。輕論天下事。虛夸無實。何濟之有。曰當位。實見宏濟艱難。非具真實學術經濟者不能勝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朋來者艱難之際。略君臣之分。講朋友之好。乃可以共立功名也。五懷濟時之志。自不乏從龍之彥。如光武舉事。而鄧禹仗策來謁。耿弇北道主人。是已。五雄才大度。能以小心節其智略。以沈潛節其高明。所以一時豪傑傾心効力。節兼兩義。內之生聚教訓。警

戒修辭此節宣也外之推誠專聞重戒勿殺此節制也光武保全功臣委任不疑得節之道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來大人以從貴也

需之上險將平而才弱故敬客終吉蹇之上亦險將濟而才弱故來碩有功可見處事變之會當度德量力若才未能獨建非常則依附命世之雄克參翼贊之猷雖因人成事固亦共著其休矣 人患無志不患無才誠以社稷蒼生為念無才者可以有才矣誠生明志帥氣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後為解大難初夷民始就安如嚴冬之後生意微弱正宜春和培養其氣若復興動不寧則民無以遂樂生之心而國家之元氣難復矣周殪殷之後即秦弓矢求懿德是來復也祿父不靖不得已東征而民不擾仍安無事之天至營洛定鼎民大和會深得西南之義矣來復者國家本安靜無事既經蹇難如剝而趨復人主當為斯世養微陽也故无所往而來復者前此動而復其所也即有往而夙吉往亦復也觀來復之義知王道不踰心學養民一本養心有往夙吉安天下之本也漢世祖初遣馮異徇河北勅

曰。征伐不在攻城屠地。在平定安集。其後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殊有合西南夙吉之義。蹇言戡亂。其利西南在形勢。此扼要制勝。所以開解之先。解言致治。其利西南在經理。此奠民定居。所以繼蹇之後。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未解之先。動以戡亂。方解之時。動以興治。非戡亂無以平世路之險。非興治無以靜人心之險。前之動。平有形之險。其事著。後之動。靜無形之險。其意深。所謂動者。興禮樂。明教化。與民休息之事也。前此厭亂。

已極今望太平方殷非與之休息安能得衆得中者
難發時以剪除殘害為中難平時以撫循休養為中
實有體國經野忠厚垂基之事與漢文恭儉無為憚
於更化者不同制定民安國本不搖固不必以功見
即不獲已而有往惟致康定之略非張撻伐之威故
曰有功雷雨之解固出於動然貞下起元物已內
含生意造化特迎其機而動之曰作者出震之時雷
始發聲而非迅始雨水而非淫鼓動和氣暢其生機
猶之聖人作而萬物覩是西南來復之氣也觀豫之
雷奮復之雷在地中屯之雷雨滿盈而解之雷雨稱
作讀易者可以知氣數矣可以知因時利物之道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天所以鼓達和氣。蕩滌不祥。君子於擾攘甫戢之餘。體天心之仁愛。布寬大之詔。矜無知而化不肖。開人以自新之路。正安輯人心與民休息之務也。然過則竟赦不問。犯罪但從末減。寬政中自存大法。與肆大眚行曲赦者固異矣。唐初李素立戴胄。粗識此意。孔明治蜀尚嚴。猶子產救鄭敝之意也。歐陽公尹應天尚寬簡。承包公嚴肅之後也。各因時勢不同。赦過宥罪。略小譴者。所以解散鬱結。而養和平之福。射隼獲狐。侈大奸者。所以解除克蠹。而正本之治。觀孔子為政於魯。釋父子訟者。而聞人之誅。

不貸仁育義正固並行不悖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大難始芟多事固足激變弛事亦以養奸初之柔靜濟以四之剛斷不多事亦非弛事得西南之道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解之時新恩始頌人人有覲幸之心而小人因緣為奸矣夫過可赦小罪可宥而君側弄威福者必不可容二曰獲狐四曰解拇五曰有孚於小人以上曰射隼周公於一卦中數言之不憚煩豈非以致治功務防亂本哉夫邪正不並立君子與小人不同朝小人之

黨易餘而君子之勢常孤不獲三狐安能得黃矢
解之赦宥道用寬然一於寬未免養奸非道之中二
以斷除三狐乃為寬嚴適中所以輔仁之主而濟其
不逮也吁負乘可以已矣而小人猶不知休即赦宥
之朝不能曲貸之矣甚矣章蔡諸狐之愚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竊位不顧名義未嘗不懼利害未嘗盡泯羞惡
聖人醜之以負乘者告以名義而激其羞惡也危之
以寇至者諭以利害而諷其引避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初小忠小勞，効勳於四，猶拇也。聖人恐其謬以為才而大用之，如王安石之信惠卿，張魏公之信呂祉也。故教之，但錄微長，無輕任以國事之重，則處之得宜矣。夫大臣不昵私交，所以布公道；布公道，所以廣忠益。寧有解拇而朋不至者。初不當位，柔往過當，不可任國家大事也。初安於柔，可免身咎。四能用斷，可集衆益。此陰陽強弱之分也。初之柔宜求庇於四剛，而四之剛必不可昵初柔。此陰陽賓主之分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五仁柔有餘，英斷不足，誤以赦宥大恩，用之不可貫。

之大慙，此小人所以無忌也。曰維有解以勵其勇，曰有孚于小人以堅其誠，不誠不勇，安能制禍亂之原，恭顯殺蕭望之，元帝已燭其奸，乃以免冠謝罪而赦之，恭顯益無所憚，甚矣去奸不斷之為害深也。去朝廷之小人易，去君心之小人難，使君志不清，繫戀小人之私未斷，即有數十君子，數百彈章，不能與君心爭，往往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情，去之不力，反助其勢，而益無所忌，故去小人，先清君心，而以小人之退為驗，去小人，仍是西南平靜之理，非喜事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先儒謂人臣去君側之惡，其功過於克敵。蓋敵者門庭之寇，君側之惡，則腹心之蠱也。小人柔內之柔，為毒叵測，始焉柔媚而為狐，毒已隱中君心，而情狀詭秘，人莫之見，即見之無從制之也。迨驚而為隼，罪惡大播，公論難容。人主始不能翫法而護之矣。吁！與其僂於惡極罪大之日，而國已重受其殃，何如除於始進用事之頃，而生靈未深其害乎？故二之獲狐，慮深而事逸，上之射隼，功赫而力勞。赦宥亦初寬，小人以自新之路，無如其不自懲艾，不得已而用獲用射，則自取解悖之誅，無辭解免矣。西南二字，冒一卦言，其作用正大，為萬世奠太平。如據西南平正之勢，不

蹈險地也。動以免險者，去世險以就平也。西南也。得衆得中，赦過宥罪，自處平易以化世之險也。西南也。獲狐射隼者，去朝廷之險以就平也。或用力枝幹，或深培根本，動靜因乎勢，寬猛因乎物，時中之道也。故曰：解之時大矣。君道得其平易，世道自消其險阻。

損 三三 艮上 兑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下乾上坤曰泰，今損下乾之三，益上坤之上，於上增而於下減，故曰損。人君本以益民，豈容損民，不幸時值多難，國用莫支，如不得已而餉兵贍土功，或取此方之盈，周彼方之急，偶然而用損，必實有為國為民

之心則其損也。正其益民之苦心也。曰有孚元吉言非有孚則不可用損也。二簋用享豈輕祀典而儉其祖宗天地哉。以天下安危之故孚於天祖矣。大者且省。他事無不可儉矣。如是而吾用損之深心質諸鬼神告於百姓無咎而貞矣。豈同於困至難給之民力為甚無益之徵役者哉。王制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者萬世之恒法也。郊特牲云凶年祀以下牲者一時之權道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應有時者言非損時則不可用二簋也。要之聖王之
事雖有時而殊，心無時而異，用牢告虔為民敬神也。
二簋以享亦為民請命也。一於有孚而已，可信乎幽
可信乎明也。損益盈虛，時所趨，即理所當然。造化
人事學術皆有之。治道隨乎時，用損者時為之也。理
也。非理則非時矣。全易之理，總一時之用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澤受氣於山，而亦以滋山。民待治於君，而亦以益君。
然惟以氣相通，乃能相益。山下有澤，則氣格不通，故
不得不取澤以滋山。此以損為益，損象之本旨也。懲
忿如開山，貴抑情觀理以平其勢。法用斷，窒欲如塞壑。

惟靜心求理以澄其流。法用漸。夫惟能損身累以治吾身。然後可損民以為民也。忿之來也。方熾。當懲其勢。欲之長也。無底。當窒其源。惟懲窒然後可行損道。故有闕睢麟趾之心者。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學術中有盈虛。心性時有損益。惟存心者獨得之。

也。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事遄往者。匡正大臣之熱腸。酌損之者。委曲補救之苦衷。

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損有以損為益者，初之酌損，盡匡救於良友，蠲濁揚清之事也。有以不損為益者，二之弗損益之，不貶損其風節，端本植末之事也。其設心則一而已。二心脅之臣，其任國家之重，必正己而後有以正物。上國勢方振，其慰生靈之望，惟無私而後可以無外。故二爻並繫以弗損之辭，言損之時，所恃者不損也。君之有孚，臣之貞中，均弗損也。內弗損者，乃可用損於外。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易數以兩為用，自兩而八而六十四，皆兩也。兩者陰陽相濟之妙。兩相濟則二而一矣。若間以三則二而

貳矣。陰陽理數以兩相濟而成化，學術治道以兩相濟而成功。類聚羣分以兩相濟而成交，甚矣兩之用善也。知兩之用，則知損三之善矣。謀事者兩人同心，商略可否，則事無二三，可斷然行之。有一異志者，參說焉，則成議反為所惑，雖善謀亦阻矣。故曰：疑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初之遄往，與四合志也。於四之損疾，曰使遄，遄再言之者，以四之疾，療之當掾，焚極溺，不可少待，柔懦之習，怠於改過，故語以使遄，鼓其勇以求益也。損疾僅能改過，何以可喜？蓋其疾也有無方之累，則其瘳也為意外之喜。損時朝野交病，四大臣係國命之重。

能療身乃能醫國可喜者為民慶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損感運也自初至四皆有危辭至五上而著盛美之
占者經懲窒之後君德清明治道日昌人有太平之
望矣朋龜之祐得臣之利轉感為慶存乎其人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經困憊之餘國事初紓國用初贍則下有殷殷焉澤
之心而上亦有行惠以慰民望之意然恐其近於市
恩故言弗損而規以貞蓋前之不得不損者非有意

^求富也。與時偕損。為民策緩急也。今之不損為益者。非有意施德也。亦與時偕益。為民計久安也。故曰損益。盛衰之始。

益  震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治天下在順人心。順人心在公。其利公。天下以利斯能長。與天下共其利。有往涉川。見益之無所不利也。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朝廷降蠲賑之令。而貪吏猾昏。視為欲壑。恣其侵牟。

上徒損其帑藏，下未沾其實惠，至以詔旨為虛文，損上而民未說，益下而恩莫光，良由奉行中格之也。故人主加意民瘼，必慎簡良有司，乃能自上下下，人人蒙澤，曰大光。見王道之大，能使德施廣被，無不蒙其休光也。六府孔修，三事惟和，其益下也大矣。不待發粟除租之際也。曰中正有慶，言所以益下者，由於平日修德勤政也。夫治國如養身，然有中正以理其性情，然後能自上下下，和營衛以流通其氣血，故中正治之本也。木道之行，中正之用也。中正以益民，百年久大之業也。行補助以益民，一時賑拔之事也。必有百年久大之神，乃能行一時賑給之惠。木道，仁道。

也。震巽春氣之全。有始物亨物之用。故能濟物濟險。夫益易道也。惟易知險。動則赴理也。敏而不以難行為憚。巽則入理也。深而不以有得為足。故能日進无疆。顏子之請事動也。無所不說。巽也。陽春布和。土膏滋發。品物咸亨。無方之益。因乎時也。故益下之道。總隨乎時。布大賚於望澤之會。則民心大洽。其說无疆者。因乎時也。故非常之惠不可數。而說民非與民為市也。本中正之德。以厚其體。而奉天地之道。以大其用。故曰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得雷之奮而威以行和。則其入物也有勢。雷得風

之入而和以濟威則其動物也有情此天地時行之益道也。學之用奮用入亦然。善則遷過則改。雷之奮也無不遷無不改。巽之入也蓋其知善之量無窮不以己之有善而自弛省過之心甚密不恃身之無過而偶疎故善日遷則糾過益嚴過日改則求善益精兩者相為益亦若風雷之交益也。風雷自相益斯能益物故治國必有君臣交益之德斯能益下无疆。學者必有内外交益之功斯能日進无疆。懲忿窒欲是勉力克治之事至善則遷過則改用功漸見純熟此損益之別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以新進受踰格之眷遇，必當有非常之報稱，而其為之也，務深思遠慮，惟懷永圖，未可任一往之氣，啟紛擾之端。夫人臣報主，非感私恩，况受殊知，得不以盡道者竭忠乎？不厚事者，言初素未任重事，一旦身當其責，稍未盡善，即負吾君知人之明，而重貽之以憂。故無才者宜量力受事，而有才者宜竭力以善其事。王荊公始受越職言事之詔，驟履政府，不能虛心長慮，而執拗自用，更法擾民，此徒懷大作之志，而不講於元吉无咎之道者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人臣以益己之心事君，則不能益君。以事天之誠事君，乃能不負受君之益。永貞者，責其始終以益君為心，而事君如事天也。益二之外來，與比初之他吉同義，凡為寵利而効忠者，非忠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素具才識，投之以艱危，益從困蹙中，倍深磨鍊，故无咎。有孚者，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不萌怨尤也。中行，隨方應變，剛柔得宜，所以遂其孚者也。告公用圭，言不敢專也。凡臣貴乎孚中，况艱危之任，重關利。

害稍失志，則民命國計隨之。故惟精勤無二，乃能履險而不動其心，必舉事適中，乃能臨變而不括於用。夫畀以凶事，豈以國事為嘗試哉？亦知其才之可為而策勵之耳。漢蘇武抗節匈奴，宋孔道輔富弼正辭契丹，韓范為招討，籌策邊患，其無負凶事之益乎？若非才識出眾，而漫以艱危寄之，則是委之於敗亡之地，既非所以處其臣，而謀國亦大失矣。鄭文公之去高克而奔其師，可鑒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為君任益下之事，內則公卿匡理，外則藩翰旬宣。

其任大矣。非盡道適中，安能副吾君之委寄乎？故非中行不能告公從也。遷國之事，後世難言之，而唐虞三代數為之者，其德澤入人甚深，大利所在，民與同休戚，樂為之也。盤庚德稍衰，再三告諭而民始從，元魏遷都，而其臣民俱噪者，性不習中土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五巽體剛健沈潛之主，以惠濟蒼生之實心，極盡益道為天下致樂利之休，非徒施小惠為一時之邀結而已。故民心與王心相孚而戴德於弗替，夫上虛文以飾下，則下亦詭迹奉之矣；上以誠待下，則下亦誠

應之矣。何以惠我德而後為大得志。夫治天下不
至於民不能忘。則人君未能一日慊於其懷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
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人主之道在以一人益天下非以天下供一人之欲
也。夫以上而求益於下已非體矣。况於虐以求之乎。
利者害之門。怨之府也。此周厲所以致流彘之禍也。
五以惠心而有勿問之吉。上以心勿恒而致外來
之凶。繫占於兩心之得失。而知人主之一念所係。非
淺鮮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夬 三三三 乾下
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王庭者紀綱名法之地小人肆志君側必聲其罪於朝堂之上明正典刑布告中外使天下咸知其罪狀而吾君不致以疑貳不決小人得逃於法外也韓魏公召任守忠於殿廷數其罪即日押譴得此義矣孚者孚於君也能以心見信於君乃能以法除君側之奸號者號於同朝之衆大振朝廷之公憤也既孚號而更云有厲者恐君子恃衆憤而踈其防小人且得假朋黨之說以惑君聽也曰不利即戎去小人但用司寇正其刑不動聲色而使自伏其辜若欲用兵朝宗則發大難之端激小人不逞之志傷國體而壞元氣

人心為之動搖矣。漢何進欲去十常侍，不能明罪致誅，而陰謀不決，獨召外兵，致生大變。是昧於揚庭孚號之義，而輕於即戎者也。故任大政，除大慝者，在斷其所當斷，而忍其所難忍。有不得不即戎者，平勃之誅諸呂，以兵柄在其手也。竊國大盜，非兵不能致勦也。有不利即戎者，漢末唐季之誅宦官，捕鼠但用猫，搏虎之用力用衆也。小人陰賊，大創之則竄伏，叢社而生內變，蓋戡亂清邊，徼用動，而除奸肅朝廷，用靜也。故殲不靖之亂，夫易祛依據之鄙，夫難。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剛決柔，是春秋正名書法。柔乘五剛，是春秋斷罪公案。其危乃光，悚君子以戒慎修省之事。五象云中未光，箴人主以正心誠意之學。時時戒懼省察，俾理明於心，而無障蔽之私，則私害不惑，舉錯皆當矣。是謂危者使平。復為陽道之始，乾為陽道之終，而於夫曰乃終，喜其盛而憂其衰也。此乾上所以亢，坤上所以戰。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施祿者，布澤於下。居德者，聚財於上。不曰居財而曰居德者，言財本行德之具，而閣主自壅之也。夫人主

志在惠下。則培克無所容。唐皇甫鏗聚斂入相。宋章蔡當國務剝下。由人主好貨。有以啟其奸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天下事審義亦審勢。義可勢可。又必度己之德與力為行止。義斯全矣。初不審勢。不度德力。冒昧一往。即謂之不知義可也。為咎者明壯往之失。不得委諸氣數也。以五陽之世。而不能勝小人。豈非自致之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白晝之盜。人所及防。而小人陰狠。莫夜為奸。防禦不容稍懈。而又不勝其防。惟我有制勝之道。不必勞勞捕戴。而彼自無所逞。如人家厚墘垣。固藩籬。以禦夜

審也。武三思當中宗復辟之始，而恣憑官帷。蔡京值司馬執政之日，而曲意容身，皆狼戾不測，莫戎之。最點者，欲執而誅之，則罪隱難按，安而待之，則為蠹。日深，要在正己格君，修德勤政，自足以制之，不難著其罪而除之矣。故歸其本於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持兩端之見者，不可圖機事，避形迹之嫌者，不可與深謀。故勵以夬夬，又勸以有愠无咎。夫事患志不決耳，志一決，自可不徇情面，不避嫌忌，不妨夬夬獨行。

不妨遇雨若濡不妨有愠陳平於二呂得之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象曰其

有識之志才愈大心愈小小心才識愈廣故聽德惟聰無識者好自用自用知能愈索故心勞日拙

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於上狎昵已久濡染既深神志盡為所用非衆君子朋力攻之安能伸大法於叢社間乎故五不難於中行而難於夬夬惟夬夬乃可以用中 二曰得中道已既正而物之邪自莫勝也五曰中未光外雖強而內之垢未能滌也中不在迹而在心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當始進時能安其分豈至有無號之凶。夫衆正壓邪如大陽之消冰山。小人宜自知殃及。速避賢路矣。而猶呼號三陽。洪忍乞容。何其愚也。不直曰凶。而曰无號。終有凶。聖人亦不忍小人遽陷大僂。示以知終。或可早休而自免也。

姤 三三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陽之長也。至四陽始稱壯。陰之長也。僅一陰已云壯。蓋陽道光明而寬大。其勢緩。陰道曖昧而深峭。其勢厲。人但見國是大壞。在君子不勝。小人之時。不知所以壞者。由君子輕昵小人。自與以間也。聖人教君子

菴小人以嚴正。勿以小技微勞而授之機要。勿以曲謹承順而託為心腹。夫君子雖不可以非道說而小人偏能詭於道。以取容。自非知人則括深明物幾者不能不為之蔽也。惟李文靖得之。勿用取女。如詞曲所謂惡姻緣也。愛相取中。孰知其惡相攻。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柔遇剛，柔之壯也。君子之氣勢方盛，而一小人敢於進遇，其意已無羣陽矣。聲音笑貌之間，君子隱墮其殼中而不覺，往往以瑕示之，資彼所恃矣。曰不可

與長則知小人之長。由君子與之也。此時小人消長之機。猶在君子掌握。固宜慎持其柄。毋借彼以勢。而自受其戕賊也。此與坤初馴致其道同義。剛遇中正。謂二五剛中相應。可以抑制陰柔。君臣之遇得其正。與天地之遇同其功用矣。柔遇剛者。陰盡陽之害氣。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則陰陽交濟之善氣也。善氣培之使厚。則害氣無從入矣。蓋柔進遇剛。則柔為主。相遇則剛為主。明乎主客之分。可以知姤義矣。故曰。姤之時義大。知其義。則得遇之正。而陰陽和。萬物昌。失其義。則蒙遇之害。而陰陽乖。萬物壞。大全吳氏蔡氏說諸爻。皆以遇初為快。夫遇此柔牽小人。可

以為快乎。惟李氏胡氏說確。大全與本義俱謂二不
過於初。夫三過剛與上之姤角同。豈求遇陰邪者。但
不度機勢。躁進獨往。是以蹶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人主之心不可一日與小人遇，不可不時與百姓遇。
心常與百姓遇，則小人不得盡吾之心，而隔吾上下之
心。和氣之洽，所以化陰沴也。施命誥四方，則德意下
宣，民隱上達，小人無所容其奸。如醫疾者，使一身元
氣充足，血脉通暢，則邪氣自不能侵。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小人汙行善跳梁，故象豕之躡躅。金堅物，象二剛，初非能自止者。遇二剛，乃為所繫，不敢輒進，非其真心甘自繫也。夫知其非出於真心，可不虞其思逞而早為計乎？小人善以柔用人之剛，非獨能牽同類，更能牽君子以攻君子。曰柔道牽，小人情狀盡出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二陰浸長之遊，二所變也。故包魚之時，早有利賓之戒。夫在吾轄制中，不動聲色而坐戢其勢，晏如也。事可為而漫不及防，及不可為而後防之，艱哉。曰義不及賓，以扶陽制陰之權屬二也。義無可謝也。五曰志不舍命，以搏挽氣數之權屬五也。命無容委也。要

之立命以義處義以命命義一理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邪人為邪人所牽是惡相攻故於初惡其牽正人與正人相牽是德相濟故於三恨其未牽曰行未牽言其當待同志而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君子之於小人也持其正而已既不與之狎昵亦不生其嫌怨四自失其馭始不能莅以正而委以權繼不能平其情而激之怨使彼大逞其躡躅背叛主人禍及生靈是誰咎歟 剝五貫魚始二四包魚蓋魚

為水中之火，甘口而有毒，猶小人為陰中之陽，才可役而志不可縱。曰包曰貫，容之也。制之也。能包則網中之魚足為鼎俎之助，不能包則縱壑之魚將有跋扈吞舟之勢矣。

九五以杞包爪，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陰性巧於餌人，而質不能持久，故象爪。陽剛氣體高大，骨幹堅厚，故象杞。姚承菴之說善矣。蓋陽之正氣盛，則自足制陰，陰不抑而自萎矣。含章非一於靜嘿也。其智力深沈，人莫窺其涯涘，而舉動端嚴，氣象溫厚，使奸邪之氣自然消沮，故能有隕自天也。杞包

之象歸本於中正。則知制小人不恃術略。惟其身秉中正。德器威容。使小人望之自屈。如狄梁公面斥二張。明道正言斥王雱。總由正氣勝耳。其傷於激烈。輕躁者。德未幾於正也。曰有隕自天。則知天人一心矣。豈得委諸氣數以自解哉。夫志不舍命。非強與命爭。有以立命也。陰壯陽衰。天亦因乎氣數。待人極力挽之。而人甘自墮。天亦無如何也。人能盡道。則理自可。以主數矣。理與數皆命也。理者有定之命。數者無定之命。無定者天所以待人。有定者人所以格天。人事勝則無定亦歸有定矣。語云。兵莫慘於志。鏖鏘為下。可見搏挽乾坤。祇在一片肝膽。氣數豈足限人哉。

上九 姤其角吝元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初之柔既善牽同類之小人且能牽殊類之君子此陰之方壯而巧者也上之剛不惟與小人為角且與同類之君子為角此陽之既老而拙者也老而拙氣洩而鋒盡矣

萃 三三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則是所以萃祖考者於萃人心處得之也夫孝子享親忠臣事君萃之大也故王之假廟與士之見大人並重用大牲者備物告虔竭孝子之誠非一時之故文也利攸往者致

主行道篤忠臣之義。非功名之私圖也。貞者忠孝之
忱久而勿少衰者也。假廟說。萃者氣之聚也。渙
者氣之散也。人與祖考精神體脉。一氣相承。自然感
通者也。然鬼神之靈爽。必依於人之神氣而後聚。使
人不盡誠致敬。雖氣本聚者不能聚矣。古王者祀其
先祖。致齊散齊。愛存慈著。聚己之誠。以聚祖考之神
也。灌獻合莫。以子弟為之尸。以祖考之遺體。聚祖考
之神氣也。故假廟獨於萃渙二卦言之。蓋天下人心
之聚。由其氣之聚也。人情之離。由其氣之隔也。故人
之身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豈非其神氣之散乎。
故存誠所以自聚其氣。氣聚斯人心聚矣。

彖

萃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民順以君之說，則不專責以分，而君民聯一體之歡。君剛中而臣應之，則非欲以要寵，而君臣協一德之好。聚之故，非強合之為也。孝享曰致，是所以孝親不俟假廟之時，而平日之孝思於對越在天而愈切也。聚曰以正，則所以正身不待利見之時，而平日之介節於始進登庸而益嚴，皆天理之自然，物情之自致者也。故天地萬物之情，即臣子之情可見矣。情者天命之流行，天命順則天地萬物皆順。程子所謂擴

充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者水所聚。澤在地上。土厚水潴。振而不洩。故為萃。若橫流汜濫。則水不安其所。民散之象也。君子以萃道治天下。戒不虞。所以保萃也。夫無事而黷武。啟四方紛擾之端。固非所以保萃。狃於無事而弛備。致奸雄萌睥睨之心。亦不知所以保萃也。除戎則與觀兵不同。蓋居安思危。聖王無逸之事。非後代之較射殿廷所可方也。西晉之始。撤州郡兵。不再傳。而五胡雲擾。豈非大昧戒不虞之義乎。故貪逸者不得逸。無逸者永逸。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人但為徇小信惡小耻避姍笑往往失己害德不知
羣邪譏訕孰與正流擯斥乎故初不當避一握之笑
但宜內省不終之疚志有定向豈流俗所能亂初
惟有孚不終而信四之念不誠故不禁其妄比耳君
子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曰其志亂咎初
先自懷二三非人能亂之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二與五正應君臣之交更渥於眾當汲引天下羣賢

並萃於君，乃全乎聚以正之義。故二稱有孚用禴，五稱匪孚，元永貞，言萃天下必以孚也。不誠未有能萃者也。天地萬物之情，誠而已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所當萃，乃萃以正。故君子寧依貧賤之舊知，不越分而妄附。三動心津要，舍上之正應，以求附於四，而四秉剛方，不徇私謁。三求親不得，徒嗟如耳。悔而思返，往萃於上，而云小吝，謂其窮而始敦故交，非出於誠心為可羞也。上於三為正應，而曰上巽，固端士可宗者，豈得以陰極無位詘之。三之嗟如，上之齎咨。

俱遭逢不偶，而上有風節，能自修省，三乃動心榮利，三負上，上不負三也。幼安子魚之事，可慨矣。交固以正為歸，而尤尚正應，正應者，所謂故無失其故也。初與四為故，而懷疑亂志，三與四非故，而違分強求。夫苟為其故也，雖與公輔為布衣，懽而非附勢，康節於文富司馬是已。苟其非故也，雖抗談天下事，而未免為妄干。此昌黎上書僕射，所以致摘於先儒也。士君子之交際，可不慎哉。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近君當軸，身繫上下之萃者，四也。必若伊之保衡，周之迂衡，乃為盡道無忝，僅僅尋常稱塞於心，猶多歎。

矣。曰位不當。謂受踰量之權寵。必有大過人之德業。始能上下無負也。若云四宜遠嫌避逼。又謂羣臣宜比君。不宜交大臣。則漢唐衰世之事。非聖人意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除戎戒不虞。思患預防之深心。所以保萃之大略。元永貞悔亡。反躬恕物之至情。所以萃渙之大本。帝王濟世之心。無已時。既云无咎。又曰匪孚。正堯舜猶病之心也。夫元永貞之德。豈俟匪孚而始修。國語云。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又增修於德。此義非漢祖唐宗所知也。曰志未光。言求萃之志。無時可自慊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處阨窮操危慮深聖人以无咎予之取其德而悲其遇也君子不能必人之我萃但求有可以萃於人之道無媿於心而已未安上者明仁人孝子不敢自安之苦心也

升

三三翼下
二二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士以家為內以朝寧為外升內巽外坤為出見天子之象而布衣始進或有交淺地輕之疑不敢驟任大事况異性慎重恐其遲回不前故勸以見大人勿恤而勉之南征言必南征始吉也升南方之卦也巽東

南坤西南故有南征之象。萃利見大人言宜見大人也。升之時士切於仕進其見大人何待言。聖人欲其專意輔主而勿少有瞻顧耳。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享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以時升令人有遭時思奮之志焉。有相時乘機之感焉。夫既以時升而行事未順時則動負此機會矣。巽順者順天理而行道順人情而趨事總以順乎時而已。時者天與人之會也。升以柔為主巽者柔之深幾順者柔之德器巽則小心以審時順則虛己以隨時巽者順之用也。惟巽斯順惟巽順故能應時而行。

其志。此卦言順者三巽之初柔坤之四柔為主也。柔之升其志非為一己為宗社蒼生也。南征而建大功則致主澤民之志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不曰地風而曰生木木稟風氣而性聳上與風性自別風在木則噓物入地則殺物也德者功業之本順德者德根於性如木欲長順其性而無失則德日長矣勿助勿忘是積小以高大之功也高其質幹大其蘊畜也惟其積故趨於高大而不覺積即其順也能順而崇其德斯順時而行其志德與業均一順也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晉進南離升趨西南並有向明之義故晉三言衆允

升初亦言允升允者言相信以其道也。上合志。見初非干援。二陽非植黨。其翼運之志相合無間也。泰三陽同進而升一陽陰隨二陽以柔附剛。疑有強同之嫌。故言合志以明其非妄附。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人臣事君以誠。升之時士氣交奮。人人有建功立名之心。恐其溺於寵祿而不誠於報主。曰孚乃利用禴。極言孚之為貴也。升二之尚孚。猶萃之二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之時上下一心野無遺賢。士君子大展經猷之日。

也。故曰升虛邑。朝廷多忌諱，則人臣無建白。升時

王道正直，無所瞻顧，可以坦然行其志而無疑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升以初四兩柔為主，初曰允升，以始進寒素，必信友乃能獲上，而四曰用亨，以四近君受眷，必靖獻而後底績也。大象順德，此云順事，惟德順於己，乃能順以事君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撫升運，益恢鴻業，恐以好大喜功，登用權謀之士，治道雜而不醇，故惟貞乃吉。惟貞則不工急功欲速，而漸臻上理，故曰升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兌豫與升，皆盛時也。豫上冥而教之渝，升上冥而引之貞，崇高已極，每易溺心而不覺。故聖人於娛意時，急警省之曰：不^息言貞一息，則人欲日肆，危微之機，可惕哉。處升之終，息極防消，貪名不已，則昧知止，不殆之戒。抑知外日腴者，內日稿，日消不富，為酣迷寵祿者戒也。无妄之二言未富，言理之未充也。升之上言不富，言欲之能枯理也。

易內傳卷之七

下經

困三三

兌上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之亨即坎之心亨也君子之心天理流行事有定識不為境遇所障礙故身有定守不以阨窮而轉移亨而貞吉而无咎在我可以自信不必沾沾求信於人何多言為君子可以片言決疑解紛而不能以千百言取君相之信動流俗之心故謂之困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剛揜者剛被揜也。身之貧賤可安，道之幽悶則難安也。說者處困之用，然徒以和柔為事，至於委靡苟容，是自失其居身之大道也。曰不失其所，亨見君子學識宏通，隨處有安土敦仁之素也。君子道足於己，無時不有所以亨，即困時而亦不失其所也。剛者亨困之體質，中者亨困之作用，惟剛而中，故不尚口。君子當困時，豈一味緘嘿自容，然議論愈多，爭訐彌甚。刺時過激，人既以為不近情，引古過拘，人又謂不識時務，吾道益窮矣。兌為口舌，小人之長技，在悅人，以言君子謹論，益取時忌，豈與小人競所長哉。諸卦皆有美惡，兌之美在悅諸心，而惡在悅以言，善用卦

者得其美勿犯其惡。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無水則不能生物君子不遭時則不能行道然君子必不以道殉俗而求全吾志惟其志定故不以生死憂繫心而盡吾分所當為成敗利鈍勿計也蓋所謂亨貞不求亨於事而求亨於心論語之守死善道孟子之舍生取義皆此意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之初處險之極下而陰柔昏暗若處幽谷遇事錯亂觸處障礙何能有所覿哉 幽谷者逆境之暗幽

不明者心境之暗。心明則隨處皆光。心暗則無處非幽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庸人以厚祿酣情。君子以渥寵增懼。明勝任之難也。知酒食為困，不敢朱紱徒榮矣。酒食非假象，如古者燕饗使臣，是已。朱紱方來，如春秋天子錫命後世重臣出鎮，天子遣使加秩賜服之類。亨祀者告於祖考，所以敬君命也。征凶无咎者，言如是而往，雖若凶危而實无咎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二非蒺藜也三強欲據之以為安而二不為所據三見為蒺藜耳四非欲困人者三強欲抑之以自張而四不為所困三徒自困耳上雖正應而才弱處危焉能相濟其進退失據皆德薄氣浮之故自致之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人久於車中亦自困鬱不舒四來援初間關馳驟而困於車志雖疾而行不得不徐非逡巡不進也 困以遂志為亨四雖才鈍而志堅能自亨其心曰志在下曰有與言終必亨初於困也 四恨其徐五教之徐四才弱而地隔五英姿而志銳也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舊以劓則為傷於九四上六。夫四弱難庇。友豈能肆志。君側上自處顛蹙。豈能陸梁竊按。劓則氣不亨。剛則行不亨。言五值國艱。不能通聲息。運行無疑也。雖處尊位。實重厥憂。故曰困于赤紱。聖人教之誠敬。以通上下之情。徐者從容。整理循輕重緩急之序。而次第行之。本誠敬之心。以用徐不動聲色。而自濟時艱矣。中者用徐之軌。協於中而不過。其施行自有漸也。中則自直。無偏倚。豈有詭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豫之三以速悔免悔困之上以有悔致吉人何必以過為諱能見過內訟斯善矣悔者亨之機也曰吉行見吉不在應驗而在行事行事善即吉也

井三三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不以坎水為內而以為外且以巽為內者風氣不入於地下則泉原不活而難久水氣不升於地上則泉流不出而易壅古者建國邑必審地脉觀泉流以養之本在此也夫邑之有井猶政之有大經邑可

改而井不可改。猶政之大經不可改也。政之不得不改者。所以因時而制變。邑之不容不改者。所以寧居而遠患。不改井者。善改邑者也。不改大經者。善改政者也。若改常法以就一時之便利。是貪一日溝澮之盈。而忘百年井泉之利也。夫惟不計一時之得。乃可定百年之規。變制病民者。胡不審諸。井次以革。訟襲久而生弊。不得不議革。然改邑不改井。井中已寓革義矣。是故周監夏殷。郁郁其文。此改而妙於因也。其後有文勝之弊。此不改而敝於因也。漢文不用賈生之策。宋仁不盡行希文之議。昧於改邑之義也。漢

武知改邑而不知不改井之義。故表章經學，不足蔽開邊敝民之辜。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水氣上滋而生木，此井養之性質也。用木汲水以養人，此井養之功用也。人養德於心，以裕其本，此原泉之不窮。所謂淵泉如淵也。施德於人而無不足，此惠濟之不窮。所謂淵泉而時出也。初與因視其人，以致功必有堅剛之力，乃不為浮議所移，必有適中之用，乃不為事勢所亂。故惟剛中乃不急功，以致凶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井養之厚力。勸相者井養之苦心。惟勞民乃可以勸相。否則雖家至戶曉。民不聽矣。勸相總是勞民之周。悉無已。所謂養而不窮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士有污行。猶井之泥也。其為時所棄。非遭逢之不幸矣。然亦有敗名喪節。就污求售。如華歆盧藏用。雖時不舍。莫掩其為泥井也。豈與潔不食者同語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做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射鮒非自潤也。賢者德被一方。或化及鄉人。如井谷之僅能射鮒也。鄭康成黃叔度。王彥方諸人是矣。甕

敝漏者言即有物色亦無權藉未能汲引如敝漏之器不能引水也。僕不遇公叔則以家相老越石父不遇平仲則以纍囚終武穆不遇宗澤誰知其恢復之才故士君子以有與為快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者陰中之陽陽體清而能潤物然必上升乃見其用夫初之污下無論矣二剛中困於下不能見功三以重剛處上下之間泉源清濬而尚難升達故以不食為恻。三剛介自持進退不苟世或以孤僻棄之不知其才德實足以利濟蒼生也曰可用汲曰並受

福特為高潔之士。著其實用。為我心惻。非惻深井也。惻不汲者也。人之不汲。自失美利。何損於井。三正應上六。然上為五輔。非能以己意用人。故惓惓於王。明之汲。王者為井主。百姓為往來行人。雖有潔泉。而主者不及行道之人。敢施綆乎。惟有旁觀嗟歎而已。夫井何求於王。明而人待濟於井。故不得不求王。明求之者。以非王明汲之。則眾無以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朝廷養道久而漸弛。弊端隱萌。如井久未浚。汙濁隱積。四以柔正之德。居井上卦之下。能剔弊圖治。靜為整理。是甃井以圖其可汲也。脩井者。滌除積污。濬發

清源理舊飾新即彖辭改邑之義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泉之水深而源遠者必寒寒泉者坎一六之正氣陰中之陽氣厚而純五居上卦坎之中秉水德之厚司養物之柄故稱冽惟寒故冽也淵泉之德洗心退藏不汲汲一時之功利而清冽養而不窮若其不寒則不冽矣漢文宋仁本寒泉而脩治未至若漢武宋神則修非所修而自鬱其寒冽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不改井者立百世之基而慎其始監古垂憲之事收勿幕者興一世之利而宏其終刑措仁壽之效也上

老臣遇明王。為之宣化布德。故雖陰柔而有功。有孚者。井之源遠而深也。源深遠。故流久長。王道之博厚悠久也。諸爻俱未發。所以井之實。至上係以有孚。蓋井道成矣。人但感王澤之渥。而未能知王心之純。故特著其本。以明養道之非偶也。凡凶事憂其始。防先幾也。吉事樂其終。慶成功也。井與大有。俱於上。稱元吉。至善於是全矣。井以人為義。必往來井井。而後成其為井。二之谷。三之深。四之甃。雖具井體。而未展其用。至五上。然後水上升。而功著矣。井以陽為泉。四上陰柔皆吉者。近五而居上也。二三陽剛反無功者。遠於五而居下也。然則井德之至存乎人。而井

功之著繫乎時。君子亦務自修其井而已。

革三三

雜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去故也。欲興善政，先除舊敝。蓋法當敝壞，有必不容。仍舊者，而人情苟安，不知利害之重，粹然議革，必滋疑駭。故宜寬和曲諭，待已日而事理明著。人始翕然相從。故惟非常之人，乃能舉非常之事。利貞者，人與時適相當也。夫以孔子鄭僑其始，且有麇裘孰殺之謗。况才德遠不逮者，敢輕議革變乎。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

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訓變。其精氣有以相化也。兌金主從革。離火主訛化。並具革。奎天地變化。因夫自然。非強革也。澤不撲火。而能革火之燥。火不涸澤。而能革澤之濕。是五行之變而得正也。中少二女同居。各從其偶。而不違。是人事之變而得正也。革之始。人方疑貳。以勢而強之。從。益啟爭端。或憚而莫決。尤滋之貳。惟文明以審之。說以斷之。示天下以必不可不革。人乃信矣。文明則革之理徹。說則革之勢順。惟明斯說。惟說乃成。其明故於事為革。而於理為因。天地四時之革。歲功之

正也。湯武革命之事，救世之正也。故曰大亨以正，正者信之軌也。理信其至當，即人不遽信，終必信而無悔矣。胡氏云：四時以相生為革，離兌之交以相克為革。愚按：相生為革者，流行變易之功，相克為革者，對待交易之用，理無二也。古今革命之善，無湯武。然割夏之始，猶待仲虺以釋慙。殪殷之後，尚煩東征之大誥。甚哉革之難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火上澤下為睽，猶火水為未濟。澤上火下為革，猶水火為既濟也。蓋澤火之用必澤在上，以下潤火在下。以上蒸而後相革之功成。故曰澤中有火，澤之說與

火之明交變而成溫潤之用猶四時之交變而相成也。定四時成歲者法久有差。故革之時必重治之。精其布算詳其步占。使其法不與乾象相謬。然後氣數不忒。天時既明而人事有所準矣。蓋於推算為革而實因天道猶之治法雖革而實因人道以革所不得。不革也。故不明於因之理者不能革。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皮去毛亦變革之義。用黃牛之革言用中順之道為變革也。革正有為之時而初勢尚淺故不可以有為。其不輕為者所以為有為之地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

也

已日言事雖當革尚待日致詳審也既審自宜用斷故曰征吉 二性柔恐其緩以失機故勵以行有嘉三質剛恐其躁動激變故警以言三就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三居下之上值可革之時但負剛自用往而凶矣惟守正自惕再三商度乃克有孚孚者合人情宜土俗也或謂三就不類於季孫之三思歟曰革危道也當則百世之利否則致莫大之害三就者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非同季孫之感也 又何之

非無所之也言三就有孚則革而當矣又何他岐之
有蓋革時之得失不在革與不革而在革之審不審
猶幹蠱者非剛不能而恃剛又不善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曰羣二曰已日三曰三就時尚有待才亦未可輒
行也四秉剛德才與時稱而繫有孚於改命之上言
革非一日所為孚於其素也 革非信不行信志者
信之於志理既確然不與羣情無有不孚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變非希革毛毳之說謂革之勇斷如虎張其威也
僅以毛毳言未盡虎之用矣大人之文炳豈以山龍

火藻哉。謂其德化之赫然不可掩耳。已日乃孚革道方興也。未占有孚革道大成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凡始革時。撓謀者由於廷臣。而愚氓承其風。故革之成。必君子之文章潤色。而後小人奉法從軌也。然既革。若復多動。則國本必搖矣。聖人於革上與三並。係以征凶。蓋始終危於言革也。夫能革。尤期能守。上居革成。居貞為吉。漢初曹承蕭後。固宜守以寧靜也。

鼎三三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元者善之長也。國家之元氣也。初制之始。人情樂於趨新。已有亨象。然宜培養善氣。惟懷永圖。則國家元氣彌充。諸福備至。萬物咸亨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井鼎皆象物之卦。井飲人。鼎食人。皆生道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鼎以水火為外體。並以木為內體。以生氣旺於巽木也。五行之性。火最烈。土掩之。水滅之。金亢之。惟木性曲直。乃迎火而出其用。以木巽火。以者。人以之也。火有其用。非麗於木不發。故以木之巽。

體異乎火造化生生之妙。聖人贊化之妙也。鼎象也。亨飪也是假鼎象以起義。使人知調燮經綸之有道也。享上帝養聖賢是緣用鼎之重。使人思法天理。物任賢圖治之不可苟也。天體高而清虛。享之道尚誠。誠取乎專。一以為格也。聖賢道大而隆重。養之道尚敬。敬取乎備。物以為合也。虛者還之以虛。隆者予之以隆。用物之繁簡以其類。而用心之無大小者。一存乎誠敬。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烹飪之事。火在金水之下。而鼎取象於火上者。蓋前之革。金水交變。火在下熬煉已深。至火之精神。上入

食味中而鼎之養道成矣。故木上有火為鼎。木者鼎養之生氣也。改命為革。新命為鼎。人知創制立法為新。不知創立之慎重不苟。必期於貽庥深固。故不曰新命。而曰正位凝命。周室初定。汲汲於拜丹訪範。制禮作樂。正所以凝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人因有過而速改。猶鼎之因顛而出否去故趨新之事也。改過者以求遷善。猶之得妾者以求有子是吝。生悔悔生吉之道也。夫鼎之初革之末也。故出否仍是去敝之義。春秋楚自吳入郢。後復為吳。終纍所敗。

子西曰。乃今可為矣。於是改政以定楚國。是能因敗為功。以顛趾而有濟於鼎者。顛趾幾於悖矣。而猶有望者。過未及而可改也。惟能改而出否。故云未悖從貴。非謂應四也。惡為賤。善為貴。因顛趾而出否。則其趨於善也不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非初仇二。乃二仇初。非道之說。無因而至。近而不相得。故仇仇斯矣。然二剛中自不可犯。故不曰我不能即。而曰不我能即。二內為初。係而疾。三外為四。掣而悔。交游耦俱。間足傷品。望而損功名。是以君子遠小。

人如遠泥污避權奸如避荆棘 人臣必自愛其鼎
乃能為國家致調燮之用故於二之有實致戒焉惟
其有實更當自重其實惟慎所之乃不褻其所有晏
子所謂和而不同知調鼎之義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上為玉鉉三與同德相應而為五明聽之司故象鼎
耳特以與四名位相次為所傾軋雖膺事權而不蒙
寵眷莫行其志曰革曰塞曰不食傷之也然剛巽之
節終當見信不得君之悔必可虧矣 三本行義者
而為權臣所擠則於君臣之義未為得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二賢士三蓋臣四不能與之和衷任事而偏執私意惡異喜同以鼎新國事付之羣輩致公餗其得罪於宗社生靈極矣雖倖逃國典清夜能勿赧顏 既任鼎新之重自當開誠布公虛已度物而違衆自信又偏信其私人至於覆餗當日所信何如乎今其惄然內詰奚以謝天下也王安石果於變法輕信呂惠卿至大壞宋事可為明鑒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黃耳而取金鉉金之堅於黃之順尤宜也若但以柔

輔柔濡忍寡斷於鼎奚裨五與上俱良臣故並為鼎
鉉而配以金玉一剛中一剛居柔所謂金玉其相也
維新之化必良臣為之宣布猶鼎之實必待鉉舉之
否則雖有嘉珍人不得食矣五文明之主推誠任賢
而猶規以利貞者蓋鼎治方興而四權臣初小才內
掣外擾有二與上之良弼必賴五之秉德堅貞信而
勿貳庶幾協心變理成久安之治也 君臣之交虛
文相縻則奸回得伺其間故禮下必出於誠彖傳言
大烹養賢主敬也此言實存誠也不誠且敬不能凝
命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溫潤而澤，縝密以栗，玉之德也。上以剛居柔，舉行鼎治，是以玉為鉉也。較二之鼎實剛而能慎，佐五之黃耳，貞而有斷和美之理，實嘉賴之。曰大吉，无不利，慶成功也。新政方行，天下傾耳注目，疑撓者相半，非大具識力，未敢任也。故上與二並以剛勝而非可恃，恃其剛也。故二之剛戒以慎，而上之剛貴其節。

震三三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得乾之初氣，有乾乾惕若之德，自強不息之用，故以陽在下，名震而尚恐。虩虩啞啞，即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計慮周則神明有主，不亂所以能解兵於談。

笑之間折衝於七鬯之內。春秋傳所謂好以整好以暇也。祭遵之雅歌投壺謝安之賭墅克秦其諸暇生於整者乎。無其才略而徒效其寬簡則謝萬之如意指揮敗於疎也。故理以定心心以制事理得則神閑氣定非矯情鎮物也。知內省不疚之義庶幾語此。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則者事之制猶物之有權度也。權度在我則物之輕重長短不能違制事者規畫素定則緩急常變無不宜焉。故必有素定之謨猷乃能應猝至之疑難。遠。

邇之驚懼。怵於勢也。怵於勢者。衆人之張皇。君子之
恐懼。惕於理也。惕於理者。一人之謨略。故臨事而懼。
非若殷深源之遇事周張也。震自外來者為震驚。
震自心生者為震奮。在外之震。悍於勢而易披。在心
之震。強於理而莫屈。有其在心者。則不畏其在外者。
曾致福有則之主。而與遠邇之衆。同其驚怖哉。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洊雷者。天之示人脩省也。以天變為不足畏者。不知
敬。天安能治人。君子平日內省無惡。及震來而恐
懼。是臨事又加審慎也。曰脩省。則確然有以制天人
之變矣。如孔子燕寢。恭安。是平日之恐懼脩省也。戰
必慎。迅烈必變。是震來之恐懼脩省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為卦主即彖傳所謂可以守宗廟社稷者而有剛正之德神武之略倉猝而定非常之變晉悼漢文始立時似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勢值危厲而為一時小利害所牽懷土戀安坐為人困由不審於輕重得失之數也二能不惜貨貝之喪而深計夫避強就安之策固守勿逐所以有意外之

得蓋惟識素裕故能以不利為利也大王避狄遷岐所以肇興王迹若後代奔竄計出倉皇異於九陵之躋非計之得矣 乘剛非乘暴也二力不及初而所處偏近不容兩立二能審權度勢擇險圖存此知己知彼深於強弱成敗之數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庸人遇變倉皇委頓失措蘇蘇盡其情狀矣由素不自振是以如此苟奮然於創鉅痛深厚自惕厲則志足帥氣可轉危為安矣故无眚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以下畫陽為動主然初之陽當位四之陽不當位

當則致福不當則泥。四陽居陰位，陷上下兩陰之間，氣鬱結而不伸，故曰未光。陳龍川與朱子引此爻云：馬有拖泥帶水，能使其道光明乎？味斯言，知君子當自奮發，無為形勢所錮，流俗所滯也。

六五震往來屬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屬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好大貪得者多事多喪，而恭謹小心者不喜事而自能立事。五慮患深而操心危，雖頻臨事變，自能成恢定之業。震以初九為主，然初主器，英姿五倦，勤耄君也，而不貪不逸，故能裕後垂休。以大訓億，固然然億盈數也，謂萬萬無失也，竟言之曰億，无喪，極言之。

曰大无喪其事在中言動不踰矩也初之有則五之在中皆慎重秉道故可以制天人之變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動不尚柔而尚剛又在善用其剛故初以陽得地而福四以陽不當位而泥柔者遇變計無所措故三蘇蘇而上索索雖然剛有才而善用其長則當機雄略可以制變柔無才而善用其短則先機小心亦足弭患震于其鄰者先機之深心也 智不足則中心無主敬有餘則志氣不浮而無主者變為有主矣畏不畏者存亡之大關也鄰戒而我戒安能必鄰之

無虞以蔽我。而晏處自若也。

艮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通內外。以為言。內泰天君之宅。百體自從其令。外恬大公之宇。萬物自無所置。不獲其身者。克己之學。不見其人者。成物之學。何以不取心而象背。心為太陽。背則陽之靜。鎮心之宅也。其於人之身。猶天地間之岱宗。鎮大地而長百靈者也。故君子尚內守焉。背為一身之陽。心陽中之陽。非背不能止心。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主止而兼動靜非動之止不見其能止也時止則止戒懼不覩聞也時行則行發皆中節也蓋任意為行止則動靜皆非其所因乎時為行止則動靜皆止其所矣故不失其時非任意之為而所之為也人心一有意見即有障蔽故逐囂者之障蔽易見而耿寂者之障蔽難知也動靜不以意而以時則內外通徹理適其所故曰光明所者理也理隨時而在所即隨時而定瞬存息養持守堅凝因時動靜理無少溢曰止其所人無一日無感應情偽利害之敵視聽言動之應應可也與之不可也應者心之流行應而不與天理之流行於內外而止其所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下上俱艮兩山相兼止之極也是兼內外動靜而止其所也夫動靜失時莫止其所必由於思思者心之動也位者止之所也隨時有位隨位有理深求位中之理自無位外之思使有出位之思內而徇己則但見有身外而徇世則但見有人既非吾分所宜雖公亦私雖理亦欲矣非其位即非其時非其所也君子位隨時異思隨位止是故隱居求志位在隱思在求志也行義達道位在行思在達道也故素位而行即君子之時中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趾者所以行艮趾非錮之而強使止時未當動克自
止其所也然初陰柔恐守理之力弱故勉以永貞
正者行止之矩不獨動於非禮之失正也動非其時
雖合理而非正矣故初之時止為不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

腓欲行則先動者有以止之而善其動則無動非靜
矣故艮腓異於咸二之咸腓也彼躁動此不苟動也
然二以隨三而能資三之剛止以堅其柔靜乃不能
以己之柔順拯其剛狠心不快者見同事相規分所
宜然而三剛執不肯退聽負良友之苦心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屬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夤為夾脊肉而限居脊下身所由以伸舒者或云夤
即脊骨一身氣力由此出強錮其限則氣無以運而
列其夤矣艮之道諸爻時位各殊故為止各異而歸
於止其所蓋所有定而所以隨時者無定三處限位
正動時也不當止而止則止非其所理闕鬱而不暢
心之不適自為厲矣 身世之際感應有其理焉猶
身之限血氣所運動強欲止之則身世睽隔而物理
不通夫心為應物之宰逐物非以存心絕物亦非以
安心物理既違心之不安孰甚焉故曰危薰心 觀

咸艮二卦可知吾心之體用咸主感而戒人之晏感
艮主止而戒人之強止咸以艮正其體艮以咸妙其
用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身非艮限比也處靜之時秉靜之德能止其所而
身不妄動聖人明其義曰止諸躬謂止其躬之所也
謂艮止之學不必遠求於己取之而已 觀艮身之
義知顏子之四勿觀止躬之釋知孟子所謂踐形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語默之間可以觀德器之靜躁而言之當否久可覘

學養之淺深惟艮輔而後能言有序然艮輔又必言有序一於不言則人已上下之情隔流為艮限矣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主上畫陽然非二陰柔順莫善其止猶震主下畫陽非二陰柔靜莫善其動也上主全艮陽而蘊陰故曰敦艮敦者內外交養物我兼善艮道大成止之極也 初趾二腓四身五輔皆動官也動者宜有以靜之乃善其動故初二四五並善三限靜官也靜者宜有以動之乃全其靜故三強止而厲諸爻皆取象人身上則合動靜隨時之義為功艮道之全不專取一體也 坤用六曰大終坤厚載物而艮本坤體得乾之上陽以成卦陰陽之氣於焉渾合而凝結無間矣

故上曰厚終以異於三之枯陽也

漸三三

巽上下

漸女歸吉利貞

易於士之出處每取女象者以女貞勵士節閑其熱中之念也故觀漸之旨而知仕以行義非以競名也有不自銜之臣而後官方肅有不自媒之女而後家道成士或有砥節於初服而損望於當官者故於女歸又戒以利貞貞則始終有從容自得之道無欲速希寵之私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春秋書女適人在室稱女在途稱婦重婚姻謹始也
故傳女歸先以漸進謂女不遽歸必漸進乃吉也

得位謂得其所宜之位如優於農政者職地官長於
禮樂者職春官是也夫惟居官之適協而後有正是
四國之鴻猷此有功所以屬於得位也惟始進之不
苟而後有正色立朝之風裁此正邦所以本於進正
也古之人必由鄉賓升於司徒司馬否則必徵聘而
後出始進既正故其君臣以道相洽而可大可久立
功不_朽呀始進之時不獨係生平之品望亦終身事
業之權輿也可不慎哉 剛中之主以漸道圖治故
用人皆以正而進相與正邦而有成功 止巽者靜

以鎮巽順以慮事。有以鎮之。則紛不能擾。有以慮之。則岐不能惑。所以正邦有功也。否則動而輒窮。何以成功。其本艮止之學以用世乎。此漸所以次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漸與蠱俱合艮巽成卦。而山下之風不生於木。故鬱而成蠱。漸則風在山上。生於木。而木以漸長。故曰山上有木。居德乃能進。以正善俗。乃成正邦之功。君子治己治人之學。不志銳而躁。不氣浮而間。居之善之。總以漸進為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居依水不染塵汙潔也序而不亂禮也羣啄不爭
仁而廉也失耦不更配有不二心之節焉故以象君
子初居下位無推揚之人動遭曳掣抑抑畏咎憎茲
多口安能與不知已爭哉自問其心而已義无咎者
謂士之於世當求不失其義無務逭於浮言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
也

磐渚中之磐鴻居渚而飲啄于磐猶士居朝廷而陟
乎要津也衎衎之吉言其退食委蛇有從容自得之
度 詩詠不素餐魯論言後食朝廷不却鐘釜之頌
士當自審受祿之義非特慎一己之廉隅乃以重國

家之典制常衮之辭堂饌其刻意清修如此而或以為矯抑過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與初二四有僚友之誼初干二磐而三乃離而之陸過剛不中違衆而孤行也 三離羣醜不與善類同其功非正也上趨羣醜足為士君子之儀變而正也顯晦何常惟其正而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居三右如木高於陸有競啄者偏處榆枋之下豈能安於上哉得楃无咎亦曲謹自全之計也 順者外不與人爭功競權巽者內能深思自盡其道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羣鴻之長處高得中漸磐者腹心之佐也而三四間隔權未專屬不能有功然五推誠與之終當破羣論之間而成相孚之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飛冥冥不與離喞者儀於廷而高翔層霄之上羽

翰修潔自可儀象。漸之時，不少事功，而少節概。上獨超然富貴之外，可以勵廉恥而媿貪鄙。則高士之有裨教化，視一切用世者，功孰多者哉！夷齊者，百世師也。嚴光、周黨，東漢之風節所自倡也。故士有介節，而後天下有風俗。風俗正，而後天下可治，而不可亂。

歸妹三三

兌上震下

歸妹 征凶 无攸利

有丐澤呈身之士，則羞名器而壞朝常，有淫奔自媒之女，則玷婚姻而索家道。曰凶，曰无攸利，所以垂極戒慎，始進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

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男女之情，人欲也。聖人大其義於天地者，欲人於情欲中求天理而自坊也。蓋妃匹之際，萬化之原，女道之終，人道之始也。女道未正其終，人道又安能正其始。婚姻非不尚說也，而禮不可自徇其所說。故臨以父母，申以媒妁，男且不得越禮而求女，女可越禮以求男乎？曰：所歸妹，歸獄於女也。位不當，失其序也。陰陽失其序，則陽不能制陰，而反為所乘。闈闈，燕婉之私，恒有以錮人之智，勇而不覺，曰柔乘剛。言既越禮而奔我，則亦能違分而乘我也。在家為婦，制其

夫在國為女后專制，宵小擅威福，外藩抗中國。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陽澤陰，雷陽內主而陰從，故其說正而為隨，歸妹則陰先陽後，其說不正，故不曰雷在澤上而曰澤上有雷。澤內為主也。君子觀象而有感於歷代女禍之由也，不敢不嚴其始焉。夫必早知其敝於始，乃能弭其敝於終。以唐宗之英察，而武氏已在宮中，不能杜禍於未萌，知幾之難，難在寡欲而清心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居下無應，娣也，非匹也。率娣之常而亦足承，走趨。

之役也。初跛能履，二眇能視，言職有大小，志有屈伸。而君子無能不能。恒者不易之操，時中之本。有恒則進退小大皆得，無恒則進退小大皆失。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貞與履之二異履，二無應則以泉石自娛，此有應則幽貞者溫恭，小心不激於意氣，隱致其靖，共匪懈之正道也。未變常者，謂以身許人，則隨分盡道，守其委贄不二之常，與初之恒同一義也。吁！至聖屈於委吏，程明道困於條例司，米鹽簿書之細，重困牛刀之割，豈非志士所深歎，而聖賢循職自盡，迄不少懈。

視後世之鄙夷小官。酣飲自放。或悻悻投簪者。量懸殊矣。觀初娣以恒。三眇視不失常。則知婦事夫。臣事主。不得以榮枯疎戚殊情。惟守其不二心之常而已。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須。女之賤義。在以身藉人。也有藉人之義。不可有汲汲藉人之意。有其意。則人且不為所藉。而有反歸以娣之辱。兌以三為主。歸妹三為之也。故獨醜其辭。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女子以從人為正。而有愆期不遽從人者。不敢自苟。以辱其身也。吁。不字之貞女。不食之介士。豈好為苦。

節以釣名哉。自制以義而已。故由凡流視之，則奇行也。自義觀之，則遲歸有時，守正之常分也。有待而行，見擇人而從，相時而動，進退之大道也。故東山高臥，非不志在蒼生，而孟光三十而嫁，正以遲歸為得也。歸妹雖與漸反，而聖人以漸義正之，初與二仕不得君，而當守其視履之常，三惡其須，四取其遲者，所以勵廉恥之節也。蓋既委贄，雖處非其地，宜循分自効，未通仕籍，則待時而行，皆正己之大道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歸妹。見三代帝王。忘勢下人之意。不以勢驕者。自不以文侈。夫上有降貴。從夫之女。下豈有淫情。不淑之婦哉。人倫正而風化大行矣。帝女治裝下嫁。不以君臣之分。廢夫婦唱隨之序。猶人主北面受書。不以君臣之分。廢師弟授受之禮。能以虛誠下賢。不徒以虛文相縻也。曰以貴行。見不自貴者乃貴。不以勢位為貴。而以道德為貴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無實德。可以宜家。雖承筐亦為虛文。士無實德。可以致主。雖竊位不過虛榮。